

褪去『文坛怨偶』滤镜，翻译家梁宗岱长女亲述与父母的生命牵绊

梁思薇：他们因相知结合，因深知而分离



在不久前落幕的 2026 上海书展上，东方出版中心旗下图书子品牌“耕泽文化”推出了口述纪实新书《梁宗岱、沉樱与我：一个家族的离散与重逢》。该书亮相后便收获广泛关注，入选人文社科中文原创好书榜、沪上名家推荐的上海书展书单等图书榜单。该书是著名翻译家、评论家梁宗岱和作家、翻译家沉樱的长女梁思薇，在耄耋之年回顾梳理出的家族史。她跳开

固化标签与坊间流言八卦，以女儿的视角，平实真挚地还原了父母真实的人生轨迹和情感纠葛。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◆记者 颜静燕

知己相逢：那段灵魂共振的岁月

很多人只记得梁宗岱与沉樱最终的别离和“文坛怨偶”的标签，却常常忽略，二人的结合本是民国文坛难得的知己相逢。梁思薇在书中写道：“人家说，婚姻常因彼此误解而结合，因相互了解而分离。而我却认为父母的婚姻是因相知而结合，因深知而分离……”

据梁思薇回忆，母亲沉樱生前很少主动谈及自己与梁宗岱的往事，更从未在子女面前指责过梁宗岱。年少时梁思薇偶然偷看过母亲的日记，日记里记录，二人最早在上海初见，沉樱对洋气十足的梁宗岱，第一印象是十分看不惯他的趾高气昂。后于北平再度相逢，书信往来、朝夕交谈，沉樱才看见梁宗岱的另一面。

“你爸爸的那股自信，完全不为外界流言蜚语所动的勇气，我很佩服。”晚年的沉樱曾这样对女儿说起。彼时，以 28 岁之龄担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的梁宗岱身陷与“元配”何氏的离婚官司，面对铺天盖地的讽刺非议，梁宗岱依旧气定神闲地读书作诗，不为外界喧嚣裹挟。习惯谦和忍让、凡事以和为贵的沉樱，深深折服于这份风骨。

在重庆北碚的岁月，是一家人记忆里甜蜜闪光的日子。战时日机空袭不断，外部世界动荡不安，家中却自有文学与音乐交织的温存。梁思薇至今记得父亲呼唤母亲的语调，温柔饱含情意。每当读书有所感悟，梁宗岱便会唤，“樱啊，你来看这段……”“樱啊，你来看我写的……”因为自认白话文功底不及妻子，他写完白话文字，总会交给沉樱审阅打磨。在文学与艺术感知上，他们是



▲1972 年 4 月，晚年梁宗岱独照

真正的知音，可以肆意畅谈，精神世界高度默契。小时候的梁思薇，常常跟随父母参加文人聚会，安静地坐在一旁，感受这份属于父母之间的默契。

热烈赤诚、斗志昂扬的诗人，遇上温婉通透、心性坚韧的女作家，精神的双向奔赴，成全了他们人生里最甜美的峰顶。只是这份美好，没能抵挡住世事波折。

风雨袭来：上海烟火里的裂痕与诀别

变故起于 1941 年。梁宗岱返回广西百色老家处理家族后事，机缘巧合之下结识地方戏演员甘少苏，命运的漩涡就此卷入这个家庭。彼时沉樱正怀着她与梁宗岱的第三个孩子，周遭亲友早知晓内情，却顾虑孕妇身体选择闭口隐瞒。等到真相摊开，昔日琴瑟和鸣的家，已经乌云密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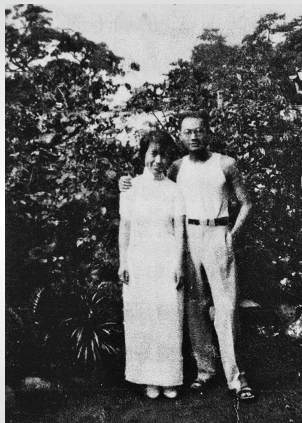
之后的 6 年时光，纠缠、拉扯与权衡从未停止。梁宗岱始终不愿离婚，一心期盼沉樱可以带着孩子回到广西，甚至多方斡旋劝说。沉樱也曾一度动摇，几乎动过奔赴百色的念头，她对女儿感慨：“你知道你爸爸多会讲话啊！”可现实相处的摩擦，一点点击碎了妥协的可能。

抗战胜利之后，沉樱带着三个孩子定居上海。这里有热闹的文人聚会，巴金、萧乾、赵清阁一众友人时常往来，诗书烟火交织，是梁思薇难忘的童年场景。可繁华表象之下，家庭内部的裂痕不断放大。

一次梁宗岱来沪，本说好接一家人前往广西。在陪 4 岁的小儿子梁思明玩耍时，梁宗岱逗弄孩子，反复叫他动手打自己；可当孩子信以为真，向父亲挥拳之后，梁宗岱却又骤然发怒。沉樱见状当场指出梁宗岱的错处，梁宗岱听后也大发雷霆。一件微小琐事，勾起沉樱积压已久的种种失望。她真切感受到，历经百色风波之后的梁宗岱，无论言谈举止还是性情，都已变得急躁易怒。

梁宗岱原本还存着一丝幻想，指望可以留住妻儿，享齐人之福。可沉樱早已看清两人性格深处无法弥合的鸿沟：梁宗岱如太阳一般热力四射，却也光芒灼人，高傲好强，遇事咄咄逼人；沉樱好似沉静月光，外柔内刚，毕生追求婚姻之中人格平等，绝不甘心屈从驯服。就像沉樱日后谈及分开时所说：“我只有离开他，才能得到解放，否则，我是很难脱身的。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，决不顺着他！”

恰逢时代动荡，沉樱娘家亲属陆续去往台湾。经济的顾虑、情感的耗竭、对未来的考量交织一处，她最终作出破釜沉舟的抉择。在上海，沉樱告别故土，携三名子女登船远赴台湾。黄浦江畔，既是



▲约 1947 年在上海，（左起）小女儿梁思清、大女儿梁思薇、儿子梁思明与母亲沉樱
▲梁宗岱与沉樱，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在北平

这个家庭最后的团聚地，也成为海峡两岸半生离散的起点。

山海远隔：虽断犹连，缘尽情未散

渡海去往台湾之后，沉樱从未在孩子面前宣泄怨恨，独自消化婚姻留下的遗憾，尽力守护子女心中完整的父母形象。山海相隔 34 年，她和梁宗岱并未彻底断了音信，书信跨越海峡辗转往返。

信件之中不谈怨怒，聊儿女近况，聊读书感悟。沉樱坦然写道，梁宗岱依旧是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文学引路人：“在文学方面，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。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，还是不脱当年的藩篱。”

步入暮年，故人零落，信件文字愈发平和。沉樱看见梁宗岱寄来的旧作，泛黄纸页触动万千感慨，提笔写下：“现在盛年早已过去，实在不应再继以老年的顽固……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，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。”梁宗岱也乐观回信，将二人跌宕半生比作一部写过大半的书：“我们每个人这部书都写就了大半了，而且不管酸甜苦辣，写得还不算坏。”

梁思薇长大成人后，沉樱也会经常给她看梁宗岱寄来的信。于是，女儿发现纸上温软之下，依旧藏着父母刻在骨血里的性情。梁宗岱好胜的心性并未磨灭，字里行间偶尔仍会试探、挑起情绪；沉樱总能一眼读懂丈夫言语背后的心思，一笑置之。他们相互惦念，却也清醒明白，属于彼此最好的时光留在往昔，跨越山海再见，早已没有意义。正如梁思薇总结父母一生：相爱容易相处难，虽断犹牵连。他们相爱相知，却败给性格棱角与时代洪流；已然分开，精神羁绊却终生没有斩断。

耄耋回望：一份女儿的克制与通达

20 世纪 80 年代，梁宗岱与沉樱相继离世。当时代的帷幕落下，留给梁思薇的，是一堆散落的家族记忆，还有长久以来外界对父母充满戏剧化的解读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在周遭亲友的评价中，梁宗岱多是被批评的对象。少年时代的梁思薇，受身边人的议论影响，印象里的父亲多是脾气暴躁的。即便 20 世纪 70 年代，她在香港读到父亲的文集，敬佩他的学识，却依旧未能完整理解梁宗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分量。直至 1990 年，丈夫齐锡生赴香港科技大学任教，梁思薇才得以大量接触中文书籍与学界活动。读到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中大篇幅记述梁宗岱的文字，又亲历研讨会上

有学者见到她时，双手捧书、满怀崇敬谈起梁宗岱的场景，她才猛然意识到，父亲在学界拥有如此重要的位置。

那段时期，夫妇二人也获得许多机缘，得以拜访诸多父辈故交。梁思薇先后看望过巴金、赵清阁、施蛰存，齐锡生则拜访过沈从文等前辈。夫妇二人还见到了闭门谢客多年的杨绛，杨绛听闻她是梁宗岱的女儿，破例长谈数小时，回忆当年旁听梁宗岱授课给自己带来的深远启发。在和这些长辈们的交谈之中，梁思薇一点点拼凑出更为立体、完整的父母形象。

2002 年，齐锡生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，夫妇二人来到上海安居了 10 年。在这片见证过父母聚散离合的土地上，通过媒体刊发的大量文史回忆、作品再版、人物评述，梁思薇得以系统回望父母的人生轨迹，对梁宗岱、沉樱的生活过往有了更为立体、全新的认知。与此同时，她也发现大众流传的诸多故事版本，多是碎片化解读与戏剧化想象，与真实的家族记忆、父母性情心境出入甚大。这份错位，让梁思薇萌生并坚定了要以亲身记忆为底，把家族真实过往留存下来的心愿。

在简体字版书稿打磨的过程中，梁思薇多次和责任编辑以邮件的方式沟通，并亲自参与校样审阅，很多细节上，她执着守护属于时代与家族的真切印记。比如，责任编辑曾考虑删去书中旧式注音符号段落，梁思薇坚持保留，因为那是她年少时在台湾读书的真实记忆，是一代人无法抹去的生活印痕；交稿后发现记录抗战时期家庭日常点滴的随笔《一只羊的故事》意外遗漏，她立刻补回，因为这些文字里留存着一家人难得的温馨片段。

她还提供了珍贵的家族照片，其中有旅法画家常玉为梁宗岱法译版《陶潜诗选》创作的铜版画，希望把这份融汇中西艺术的影像作品呈现在书作之中。最终，版画化作精装本封面那若隐若现的底纹，让其继续诉说父辈的精神世界。除此以外，梁思薇还主动推荐梁宗岱学生、旅法作家卢岚的随笔《一生如诉》入书，在她眼中，这篇文字最能还原母亲沉樱不常被世人看见的真实性格。

上海，是这本书最特别的城市注脚：这里承载着梁思薇童年见证家庭聚散、时代别离的故土旧踪，亦是她晚年静心回望、勘破父母半生心事，最终决意落笔成书的缘起之地。2026 上海书展的亮相，让这部沉淀半生的家族口述史走进大众视野。在克制而细腻的文字里，世人终于读懂：最动人的从不是传奇佳话，而是历经岁月风雨后，那藏于沉默之中的未尽深情与绵长牵挂。